

羊

萧
军

羊

萧 军

花 城 出 版 社

羊

萧军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原广东人民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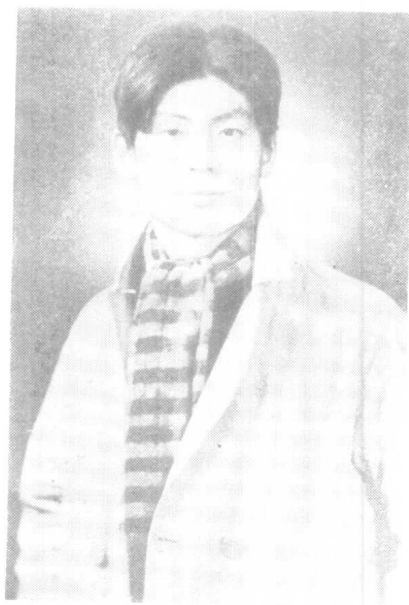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2插页 86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10261·173 定价 0.51 元



(1907——)

作者一九三六年摄于上海

目 录

职业.....	1
樱花.....	31
货船.....	53
初秋的风.....	74
军中.....	93
羊.....	120
后记.....	163

职 业

呛嗽着，使下巴尽可能埋向外套的领子里，同时把帽子拉了又拉，企图要两个耳上沿一齐插向里面去。这却不能够，头发太长了，所有帽子的余闲全被占了去，也只好这样，让它们同鼻子一样吧。先露在外边。

在我每次出去，这是全要照样准备的。看守宿舍的老头子，他也是每天照样站在我的近边——大约总是一般地远近——倚着门边的一张床，样子象在监察着我，但可不是。一直等到我准备好了一切，他总是照例说这

样的话：

“李先生，请早去早回来，天太冷！开门闭户不容易啊！”

他用手揩拭胡须上的鼻涕，有时候也用衣角拭擦自己不断流泪的眼睛。我呢，我也知道这是不容易，不容易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每天总是抱歉样的向他说：

“老头，真对不起你，等着我有了职业就好了。我一定……”

一定怎样呢？始终也没作过结语。接着总是“一定”几声不能遏止的呛嗽。好在，老头子也从没问过这“一定”后面应该埋些什么。看样子连想似乎他也没想过。

“好啦，等他们全回来你也就安心睡吧！今晚上我也许不回来；要回来就早回来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……”

好容易使呛嗽停止下，而后向老头子作了一个通常的手势，要他关好了门。老头子今天却没有照着作。还是呆板的立在原地方。那张没有表情、充满折皱的脸却顺着灯光转了向。我回头看他，他在用手抹着胡子说：

“听见吗？没有事就早点回来呀！屋里怎也比街上暖和多了。啊！年青的人，身板就是这样不济……”

老头子的说话，我没有回答。也不能回答。回答也没什么必要。这话，和从前门缝里射出来的灯光一样，

很快在我的背后消逝了——也是在我的记忆里。

大门位置临着“炮队大街”的尽头，方向向东。这里所说的门，是没有门扇的。只是三根木方架成，样子象日本神社的牌坊。不过这是常有被风吹倒的危险呢！

一走出院子的范围，从松花江上——江与这条街组成丁字形的关系——扫过来的西北风，很快就能把你的每颗毛孔吹透！手在两只衣袋里，紧紧拢攥着。衣袋里本来就空着的，这时候好象更旷大一点，拳头孤零的悬在里面，实在不调协——一种恶心象要呕吐，勉强遏止着，可是嗓子又开始骚动——眼睛为了刚才呛嗽激出的泪水还没有干，新的泪水又开始了。闹得看路全有点朦胧。睫毛怕是要粘冻在一起。眼睛也不敢阖一阖，新的呛嗽迫胁着我，不得不暂时蹲下身子。这样可以减了些江风吹打的面积。待到把应该呕吐的东西呕吐出来以后，用衣袖拭一拭企图要粘结的泪水……这样站起来，还没等待身子恢复到直立的程度，新的恶心，新的呛嗽又重新开始！一直立起蹲下闹了这样五次，到额上沁出一些汗的时候，才算安宁一点。于是才踏着新落过雪的大街，再向H君住处进发。

不同的，今天走路的腿也有些两样了：轻快，有力……吱吱吱吱……雪被鞋底辗轧的声音，也响亮了许多。这是一年来心里从来没有过的充实和安宁。我想

着，见了H君先不要向他说我已经找到了职业。最好先使他猜，猜我有了什么幸运的事情，并且应该和他打个小赌，他输了，然后再说给他。这样他一定要更高兴吧？是的，进门我一定要装作意外幸福的样子，和平日完全不同，使他吃惊，吃惊得放下他的笔杆来询问我。他的眼睛一定更要闪光……他可以拿这故事做题材，写一篇很好的小说，卖了钱那一定要请我吃很好的东西啦……他也会很关心过我的职业……

路途的距离并不算近，至少也有三里左右的光景。如果在每天走起来还怕不止这个数目。这里的路灯不如“中央大街”那样繁多，也没有大商店。虽然在街角也有些卖纸烟的店铺，或是小酒馆等类……实在他们并不肯浪费了电力，同大商店那样来照耀当街，吝啬得连门灯全没一盏。有的从窗子透出的一点光亮，那还要经过涂满蒸汽和没有解冰的玻璃。在我还有钱的时候，不，那是说在我还有职业的时候，也常常到这类小店铺里买些什么，如胰子、牙粉一类的东西。还有时也到那个小酒馆里喝半杯酒，吃一片灌肠。那里面的酒客，多半是“露西亚”的浪人，老年的乞丐，“吉卜赛”女人，没有到成年就吸食“海洛英”变得苍白细瘦的孩子们……他们几乎全数要藉了买一杯或半杯烧酒的顾客的资格，在那里取暖到半夜。如果较阔气的酒客多些呢，他们就要被店

主人暂时请出去，到街上或是什么地方走一走。不必担心，这时间总不会隔很久的，他们会一个也不缺少的重新返回来。喝了酒他们也有精神唱歌，脚打着地板响出咚咚……的声音。这样一直要挨到酒馆宣布闭店的时候。在门外他们还相互打着招呼，才分头跑去。至于他们全跑向哪里去呢？这我却从来没想询问过。不过那时我是有很温暖的寄宿舍，与现在住的完全两样——也没有那样一个老头子——但也常常在那里一直留到半夜才回来。

这是去年冬天的事了。现在那个酒馆还是照样，窗上闪出近乎焦黄的灯光，人影也还是来回的走动，就是那个大个子，生着络腮胡子的酒馆掌柜，并且也还清楚记得。每次去他总是和我握手——那时我有职业，知道吗？我的样子在那酒馆里，已经够得上阔气了。虽然仅是每月三十元钱的书记，并且每次只喝半杯酒，吃一两片灌肠，有时也吃几个肉包子，喝一杯茶……不过从来没吃过一次午饭。可是无论那酒馆客人上得怎样多，我却一回也没被请出过。那时我真是有幸福的呢！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能够享到这样优待权利？自从没了职业后，连一次也没去。那酒杯，灌肠……生疏了啊！这是一年前的事了，大约总能有一年？

喝酒并不是我所爱好的，在有职业的时候，每月还要到医生那里检查一次，照例他要说：“多休息，不要喝

酒；也不要吃烟，少思虑不相干的事情，你的病慢慢就会好起来……”检查完了照例我也就给他三元钱。这样在我三十元薪水中，每月总要抽出十分之一去看医生。有时候他也给我开些滋补药品的名字，什么“鱼肝油”一类的东西也吃过两瓶。后来我觉得这是太麻烦，从他那里出来便顺手将那洋文写得蛮漂亮的处方撕成细碎，不负责任地抛开它。最终简直就不再去检查了，把省下来的检查费，便零碎在这个酒馆里来消费了它。那时我想：医生为什么会说这些浪费的话呢？我只问问他最近能死不能死？或是怎样就完了。休息和我有什么相干？他许是不知道象我这类人，休息就会挨饿的吗？后来我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医生。医生为了他的职业，只要遇到生着我这一类病的人他便应该这样说：“多休息，不要喝酒；也不要吃烟，少思虑不相干的事情，你的病慢慢就会好起来……”

这也是一年多了，没经过他的检查，不知道程度进展得怎样了？等着吧！我不是有职业了吗？——今天是二十五——明天上班，就打算到一号这五天白干，从一号总该有薪水的吧？那么到月底要有三元钱多余，还是应该到医生那里检查一下。常是这样下去一定不行的啦！一定应该振作一下，至少该把病弄好了，再不要违背医生的话才对。不是还很年青吗？为什么让老头子笑

话我呢……见了H君一定也把这个计划说给他……

江风，不再那样苦苦的从我背后吹打了。这已经快接近“中央大街”的中端。只要转过街角不到几十步，至多也不能超过百步，就是H君的住所。那个青年管门人是熟识我的，他不至拒绝给我开门吧？夜还不能算深。

“喂！请你把门开开，我要到H君家里去。”

“这时候还串门吗？”管门人全部脸和嘴巴被帽子和大氅的皮领快侵占完了。只留着两只眼睛，一只鼻子和一张说话的嘴。皮领上深深凝结着白色的霜，他好半天才把门弄开。我的呛嗽又重新开始。同时为了管门人的皮领和帽子的引诱，自己的耳朵和鼻子也似乎恢复了感觉。因为疼痛得难堪，便频频踏动我的脚。

“要走就早些走啊！太晚了是没人给开门的。我们的主人有命令，年头太乱，好人坏人不容易分辨……”

“暖暖！”我答应着，同时想这家伙为什么今天这样不和气呢？H君得罪了他吗？H君住在这样房主人的院子里实在不相宜。他的朋友多半是穷的。我想着，反正明天我就算有着职业的人，少来两次吧，不要使H君为难。

H君的住所我怕比起自己住的地方还熟悉，只要将那外扇门把手一拉，门下角就会擦着砖地响出啞唧唧的声音来。我每次来总要把脚底的泥土或是积雪擦留在外

面，省得使H君的女人擦地板时费力。今天呢，却顾不到这些了，耳朵和鼻子实在冻得有点两样，就连鞋底粘的“雪钉”也顾不得弄下。

二

屋子毕竟不同外面哪！进去好象是生活在两个季节的世界里。

他们还是同平常一样，住在这个盒子式的小屋里。H君的女人给我一杯茶。H君不在家。起始我的脸以及鼻子，耳朵……燃烧得伤心一般疼痛，加上无停止的呛嗽，把什么全忘了。路上所想的有趣的事情……甚至H君的女人向我问什么话也全忽略了。

我刚安下心喝了一口茶，接连身上起了几个寒噤，H君回来了，领口也结满着白霜。

“冷！”一进门他叫着。“啊！还是你呀？”他抓过我的手，我很快的抽回来，他发见自己的手套没除下，明白了我把手抽回来的理由了。于是他拍打着自己两只皮面手套说：“冷得和铁一样哩！”

暂时大家全喝茶，先不说话。同时我在想，该怎样说给他们我有了职业呢？第一个计划应该算失败。

“我有职业了！”

“你吗？真的？”H君起始真如我所想的，眼睛格外光亮了一刻，可是接连他的眼睛便垂视到两只手捧在胸前的茶杯子里，藉便喝了一口茶，嘴角严紧了一下。

“什么职业？还是书记？”这是H君的女人问的。

“当然啦！除开这个还能有什么职业给他？还用问？”H君好象不高兴我做书记一样，代作了个回答。

“每月多少薪水？”这还是H君女人问的。

“还没规定数目——”我说。

“至多是二十元钱！”H君说得很确定，在我心里却是把握到三十元：十元寄家，十元吃饭，另外十元可以每月检查一次病。余下的随使用用，偶尔再到那小酒馆喝半杯酒多吃一片灌肠也是无妨碍的。大个子有络腮胡子的掌柜一定还是那样亲切；看宿舍的老头子也应该给他一块钱了……

“这总比长年失业要强些了！”H君的女人带着安慰的口气这样说。H君这次却把手里的水杯子沉重的放在了桌子上，杯子里的水几乎溅到外面，愤慨的说：

“为了二三十元钱就把一个人活活埋葬了？”我同H君的女人全不知道他这话是怎样的来由，全默着。H君接着说：“他……病着……到这样程度，还得工作……‘抄写’对于你的病最不适宜的，知道吗？这还不是活埋，是什么？”

我的呛嗽闹起来了。屋子里暂时是被我的呛嗽充塞住。

长时间我们喝茶，不交谈。

窗外面有人在说话，听出是管门人的声音。他用手指弹着窗上的玻璃说：

“H先生，你的朋友还不走吗？十点多了。”

我伸手取我的帽子说：“我要回去，明天还要去上班。”H君却拦住我。他说外面太冷，同时他回答管门人：

“锁你的门吧！我的朋友今夜不走了——为什么近来总是这样麻烦呢？”

我想着那来时的江风，雪，老头子……

“住下吗？”管门人一半是游戏一半是认真强调着声音接了说：“住下？”

“住下的——”

“我们老爷有过命令……年头不好……人是不保准的。”管门人嘴里咕哝着走了。H君还是接近的挺立在窗口，半晌屏止着呼吸。我把他拖到桌子边坐下说：

“还是我走吧？”

“不——这些仗主子权势的狗头们！常是这样麻烦人。”H君狠狠骂了一句。这骂对于我似乎也感到一点痛快。

“近来的户口实在太严呢！这难怪他们有钱的人。”

我想解消H君的气忿，说着。

“呵！严就该冻死活人么？”H君从气忿转到了叹息。这样H君的女人也在内交融的发挥了一些不必要的议论。我也就决定当真的住下了。

只有一张床，还是那样的狭窄。平常睡他们两个人看来也不会有富余。接着我们便开始讨论这睡的问题。H君主张他们在地板上睡，让我在床上。理由是因为我有病！这理由当然不能成立了。H君的女人一样也是半病着的身子，一遇了凉会马上就复发。至于我呢，是流浪睡宿惯了的人，什么地方总是相宜的。我的主张还是要他们照旧的睡，只要给我什么垫身子的就完了。反正有壁炉，就睡在壁炉的下面，再加上我的外套，已是万分的相宜。我和H君争执着，H君的女人只是笑，她没有主张。最终还是仍然从了我，他们把两条被子抽给我一条，那小铁床的背脊，马上就消瘦下去。

就这样每人盖了自己的外套睡着。

呛嗽此刻好象被遗忘了样，已经许久没出现。我仰卧着身子，用一只手反复的、反复的……抚摸着壁炉的脚，眼睛睁大的盯视着对面满发苍白的窗口；心里感到一种稀有过的安宁。

听到了H君和他女人的鼾声了。想来他们日间太累，这时候正应该休息一下。自己盼望自己的呛嗽不要

再闹起来才好。

这里不如我住的地方安静，这般时候还能听到大街方面的骚音。我想着宿舍里那些不同的人该回去了吧？喷着酒臭，咬着低级的香烟……讲谈着奇妙的故事……今夜他们一定要高兴，我的呛嗽不会再扰害他们的谈话和安睡了。现在应该正是他们争辩得最厉害的时间了。那个扫街的秃头，又该唱起小曲子来……还有……也是我呛嗽得最起劲的时候——一想到这，喉咙里象有什么活的小东西在开始搔爬。不敢移动，轻轻将抚摸壁炉脚的那只手掩了嘴巴，这样即使呛嗽起来也不会有多大的响声发出，床上睡着的人也不至于惊醒。那一定够累了，不然怎能睡得如此香甜？如果职业顺手——总不至象H君料到那个数目——必须要到医生那里去检查，病渐渐好起来，夜间睡眠一定我也能这样香甜的啦——呛嗽轻轻震荡了几下，便象遭到碰壁的囚兽一样回去了。

刚刚有点朦胧，一切意念也完全随着朦胧……大门外接连有汽车呜呜响叫，又象已经停了的样子。可是并没听到揪喇叭。我疑心这又许是什么“夜间检查”吧？在我的宿舍里日本宪兵协同管区的警察，还有手里抓着手枪的暗探们……时常去检查。情形和这很相象，汽车也只是呜呜地响，就是不揪喇叭……不过时间还应该比这晚一点。我想唤醒H君，使他准备准备，可有什